特別
へ 21
3536
7

第二十四回

曹操勒死董貴妃

吉平于堦下大罵曰欺君逆賊操指曰此人曾學下王子
服等四人矣吾已拏獲了下廷尉尚有一人未曾捉獲承
不敢問操曰誰使汝來藥吾平曰有操曰吾今使放了你
平曰天使我來殺逆賊操怒教打身上無容刑之處承在
座觀之心如刀割操又問平曰你原有十指今如何只有
九指平曰嚼以爲誓誓殺國賊操教取刼刀來就堦下截
去九指操曰一發栽了教你爲誓平曰尚有口可以吞賊
有舌可以斬賊操令割其舌平曰勿割吾舌今熬不過了

45-7796

也只得從實告之操曰如此亦留殘疾之軀乎曰汝釋吾縛吾自提同謀之人獻出操曰釋之何碍乎欠身望闕拜曰臣不能與國家除此賊乃天數也拜畢撞堦而死操令分其肢體號令時建安五年正月也史官有詩曰

奮然興義膽應不爲功名圖國賊捐身救董承有謀親進藥豈懼獨遭刑至死心如鐵誰人似吉平

操見吉平已死教左右牽過泰處童至而前操曰國舅認得此人否承大怒逃奴在此便欲誅之操曰不可下手他首告謀反今來對證何敢如此承曰丞相何故聽逃奴一面之說以誣董承也操曰王子服等吾已擒下皆招證明白汝尚抗拒乎承曰丞相何以言相逼也操喚左右拏下便差二十人去董承臥房內搜尋不多時搜出衣帶詔并義狀操看了笑曰鼠賊安敢如此全家良賤盡監下休教走透一箇操回府聚衆謀士操出詔令苟彧看彧曰明公今欲何如操曰據此情理正合誅其君而吊其民擇有德者而立之彧曰主公能威震四海號令天下者益有漢家苗裔故也征討有名賞罰有制古往今來以絕議論操曰欲將董承等四家誅之必欲得正惡以示衆彧曰丞相之意若何操曰不誅之反豈得誅族乎彧曰事已至此釋之恐難操意遂決連夜收王子服等老小入官明正反逆

之罪次日押送各門處斬良賤皆死共七百餘人城中官民無不下淚操帶劍入宮來殺董貴妃靜軒先生有詩歎曰

討逆無成禍已招寃魂七日恨難消非因曹賊多機變
只爲天公祚魏朝

貴妃乃董承親女帝幸之有五月身孕當日帝在後宮中正與伏皇后論董承之事並無音耗不知如何忽見曹操帶劍而入帝驚得魂魄離體操曰董承如此謀反陛下知否帝曰董卓已誅了操曰不是董卓是董承帝乃戰慄朕躬不知操曰忘了昨指修詔帝不能答操令武士去搶貴

貴妃操曰一人造反九族皆誅怒喝牽去斬之帝告曰董貴妃五箇月身孕望丞相見憐操叱之曰若非天敗吾已滅門矣尚留此女爲吾後患后告曰貶于冷宮待分娩了殺之未遲操曰汝欲留此逆種與母報讐帝泣告曰乞全屍而死勿令彰露操教取白練至于面前帝曰卿于九泉之下勿怨朕躬言訖淚下如雨操怒曰猶作兒女嬌態也速令武士牽出勒死于宮門之外靜軒詩曰

踐扈强臣震主威美人魂逐落花飛月中天子同兒戲
何況區區董貴妃

操遂喚監官囑曰但有外戚內族不曾奏奉于吾旨輒入

官門者腰斬之守禦不嚴者罪同曾與董承來往者並黜退重者類入逆黨論似此不可勝數皆被其害自此許都內外官員莫敢交頭接耳曹公擾心腹人三千充御林軍令曹洪摠領之操與荀彧曰今戮董承等千餘人去吾心腹大患尚有馬騰劉備亦在此數不可不誅荀彧曰馬騰見屯軍于西凉未可輕取但以書慰勞勿使生疑焉徐誘入京師圖之可也劉備見在徐州分布犄角之勢亦不可輕敵操曰何爲未可也彧曰與明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屯兵官渡常有圖許都之心一旦若東征劉備備必求救于袁紹若紹乘虛而襲何以當之操曰非也彼劉備乃人傑也今若不擊之待其羽翼長成急難搖動必爲後患袁紹雖有大志事多懷疑不決必不動也何必憂乎彧曰紹雖不才田豐沮受審配郭圖許攸逢紀之輩皆有奇謀高見倘紹信之爲禍不輕矣操猶豫未決見郭嘉自外而入操問曰吾欲東征劉備曾未有袁紹之憂未可動也嘉曰紹性遲而多疑未決他手下謀士各相嫉忌何必憂之劉備首令新整軍兵衆心未服丞相引精兵一戰而可定也操大喜曰此機正合吾意遂速大軍二十萬東征劉備不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玄德匹馬奔冀州

却說曹公分兵五路來徐州細作探知報入徐州孫乾遣來下邳先報關公次日去小沛報知玄德玄德慌與孫乾等商議乾曰必須求救于袁紹方可解圍玄德即時修書便遣孫乾至河北見田豐具言此事豐曰明日見主公即當商議次日引孫乾入見紹紹出形容憔悴衣冠不整豐曰今日主公何故如此紹曰某將死矣豐曰主公縱橫天下何故出此言也紹曰吾今命在旦夕豈暇論他事也豐曰主公如此言是何意故紹曰吾生五子惟最小者極快吾意今患瘡將欲垂命吾有何心用兵乎豐曰目今曹操起兵東征許昌空虛若將善戰兵乘虛而入上可以保天

子下可以保萬民誠國家之萬幸諺語云天與勿取反受其咎願明公詳察焉紹曰吾亦知如此最好爭奈我心中恍惚(袁紹真鼠輩安得成大事也)去之不利豐曰何恍惚之有紹曰五子之中惟有此子生得最異倘有疎虞悔之晚矣謂孫乾曰汝回見玄德可言此事恐不如意便來相投吾自有相助之處田豐以杖擊地曰可惜錯過又歎曰遭此難遇之時惟有嬰兒之病失此機會大事去矣可痛惜哉以腳頻地而去孫乾見紹不肯進兵連夜回小沛見玄德具說此事玄德乃大哭曰似此若何張飛曰哥哥勿憂兄弟獻一妙計必破曹公曹兵若來必然困乏不等他來下住寨先去劫寨玄

德曰素以汝爲一勇夫耳前者提劉岱果有此妙策今獻此計吾弟亦按兵法甚好甚好操若遠來必然便成此計當晚去劫寨商議已定却說曹公引大軍往小沛來正行之間狂風驟至曹公馬前忽一聲响亮大風吹折牙旗一面操曰作怪便教軍兵且住喚謀士問吉凶操自己主張了只看謀士所見同操言風吹折牙旗之兆荀彧曰風自何方來吹折甚麼旗操曰風自東南方來吹折青紅二色旗(此等皆曹操之惡稱惡運也)角上牙旗(單旗爲角旗爲門旗)乃青紅二色或曰不主別事今夜劉備必來劫寨操點頭忽毛玠入見曰適纔東方牙旗被風吹折今夜必主有人劫寨靜軒有詩歎曰

仁心帝胄勢孤窮全仗分兵劫寨功爭奈折旗先有兆
老天何故縱奸雄

操曰天報應吾當自防之當時分兵九隊只留一隊向前虛劄營寨餘衆四面八方埋伏是夜月色微明玄德在左孫乾守小沛自以爲張飛在右分兵兩隊只留孫乾守小沛自說張飛自以爲神妙之計領輕騎在前突入操寨但見寒寒落落無多人馬四邊火光大明喊聲齊舉張飛知是中計急出寨外正東張遼殺來正西許褚正南于禁正北李典東南徐晃西南樂進東北夏侯惇八下軍馬殺來團團圍定張飛在垓心左衝右突前遮後當張飛手下兵原來舊

是曹公管的軍盡皆過去了小飛見軍去了大半飛在行中
逢徐晃兩馬相交戰到十餘合後面樂進趕到張飛殺條
血路突圍而走只有十數騎跟定欲還小沛大軍截住去
路徐州下邳郝被曹公自引精兵當住飛尋思無路望芒
碭山而走郝說玄德引兵正去劫寨將近寨門喊聲大震
後面衝一軍先截了一半人馬夏侯惇又到玄德突圍而
出後面夏侯淵趕來玄德回顧止有三十餘騎跟隨望見
小沛城中火起玄德棄小沛取徐州隔河望見軍馬漫
山塞野玄德自思無路可歸想袁紹有言倘不如意可來
相投今投袁紹暫且依棲別作良圖逕尋青州路而走正
逢樂進攔住玄德匹馬落荒正非而走樂進擄將從騎去
了只說玄德匹馬投青州（青州即今山東道青州府）一日行三百餘里
當晚到青州城下叫開門門吏問姓名了來報刺史刺史
乃袁紹之長子袁譚袁譚素敬玄德聞知匹馬到來遠郊
開門出迎至公廨問其故玄德說曹公勢不可當故棄城
并妻子逃命至此袁譚乃再拜留于館驛中住劉發書報
父袁紹紹知徐州已失玄德在青州遂引兵五萬來迎接
玄德袁譚將本州人馬送至平原界袁紹離鄴郡（鄴郡古邑名屬
彰德府）三十里來接玄德玄德拜伏于地紹慌答之曰昨爲
小兒抱慮有失救援其心快快不安今幸得相見大慰平

生渴想之思玄德答曰孤窮劉備久欲投門下奈何機緣
未遇今爲曹操所攻妻子俱陷想將軍容納四方之士故
不避羞慚遠來相投望乞收錄誓當補報紹大喜父子相
待甚厚同居冀州（冀州今貞定府信都縣）且說曹公當夜取了小沛
隨卽進兵攻徐州糜竺簡雍守把不住只得棄了陳登獻
了徐州背公大軍入城安民已了隨喚衆謀士商議取下
邳荀彧曰雲長并劉備老小死據此城務在速取如若遲
慢恐被袁紹所竊耳操曰當用何計可取下邳彧曰丞相
坐鎮徐州援一軍馬誘之若關公出戰卽分投襲之城若
一陷關公必擒矣操曰吾素愛關公武藝人材勇冠三軍
吾欲得之以爲己用（嚴）郭嘉曰吾聞關公義氣深厚必不肯
降若使人說之恐被其害先以兵圍之若事危急彼必降
之帳下一人出曰我與關公有一面舊交某親往下邳說
之使降若何衆皆視之乃張遼也程昱曰文遠雖與雲長
有舊吾觀此人非可以言詞說也某有一計使此人進退
無門則用文遠說之關公自然歸于丞相也必用何計以
降之畢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操賊勅死董妃此通天之罪何容誅也但操賊亦有
惡運似天助之者此事若無秦慶童發覺操賊休矣

了于吉平之手矣不使吉平成功者天也人也何尤
雖然操雖不死于吉平之手而實死于吉平之口久
矣吉平眞聖人也眞菩薩也眞佛也
風折牙旗并秦慶童等事此皆操賊惡運所招如天
欲敗之安有此事固知凶人亦自有天相不特吉人
而已也

第二十五回

張遼義說關雲長

劉玄德兵敗小沛匹馬奔冀州投袁紹張飛引數十騎往
硭碭山去了（硭碭二山名嵯山在開封府 嵯德州碭山在徐州碭山縣）孫乾簡雍糜竺
糜芳各自逃難獨有關雲長保甘糜二夫人守下邳曹操
在徐州責陳珪曰今爾辯無事恕你父子殺車冑之罪珪
力辨無事商量取下邳程昱獻計曰雲長有萬人之敵更
與玄德義氣深重非智謀不可取之目今舊兵皆已投降
于內亦有劉備新招徐州等處之人可暗地差遣一心腹
之人只作逃回的入下邳去見關公種禍于城中却引關

公出戰。詐敗佯輸。誘入他處。却以精兵截其歸路。然後或擒或說可也。操聽其謀。選揀兵士十餘人。令引誘徐州降兵數十。偷出營寨。逕投下邳。來降關公。關公以爲心腹。留而不疑。次日夏侯惇爲先鋒。領兵五千。逕來下邳。搦關公戰。公不出。惇即使人于城下辱罵。公大怒。引三千人馬出城。與夏侯惇交戰。公與惇約戰十數合。撥回馬走。公怒趕來。惇且戰且走。公約趕二十里。忽然省過。提兵便回。左手下徐晃。右手下許褚。兩隊軍出。公衝開走路。兩邊伏路軍排下硬弩百張。箭如飛蝗。公當先。許褚在中央踏弩机。百對箭發如雨。于是關公不得過。勒兵再回。徐晃許褚接住

君子自不防小人

又戰。公殺退二人。引軍前進。夏侯惇又來。公戰至日晚。到一座土山。公引兵佔住山頭。權且少歇。看見曹兵紫紫密密。擺作長蛇陣。團團圍定土山。公遙望見城中火光冲天而起。却是那詐降兵卒。舉火爲號。曹操自提大軍殺入下邳。但教舉火。以惑關公之心。城內軍民皆不肯動。關公見下邳火起。心下驚惶。連夜衝下幾處。皆被亂箭射回。人馬盡皆傷折。公復回土山。捱到天曉。再欲整頓下山衝突。忽見一人跑馬上山來。公視之。乃張遼也。公迎之。言曰。文遠欲來相敵耶。遼曰。非也。想故人舊日之情。特來相告。遂棄刀馬。與公入中軍說話。二人坐于山頂。公曰。文遠莫非說

關某也遼曰不然某想下邳城當日兄救弟今日安得不救兄耶公曰文遠將欲助我耶遼曰亦非也公曰既不助我來此何幹遼曰玄德未知生死衆已散失昨夜曹公已破下邳城中軍民盡無傷害玄德家眷丞相差人護之驚擾者斬如此相待弟特來報兄公怒曰此言特說我也吾今雖處絕地視死如歸汝當速去吾當下山迎戰張遼大笑曰兄此言豈不爲萬世之恥笑乎公曰吾仗忠義而死安得爲萬世笑耶遼曰兄今盡死共罪有三安得不爲萬世笑乎公曰汝且說我那三罪遼曰當初劉使君與兄結義之時誓原共同生死近使君敗于小沛當戮力同心死戰沙場其名萬古不朽不合逃遁而去脚到之處誰不相容兄今欲戰死倘使君復出專望于兄兄豈不是負却孤主而背當年之誓乎誤主喪身誠爲不美其罪一也昔者劉使君以家眷付托于兄以爲萬全之計兄今戰死二夫人無所依托若能守節一死無疑若不守節又爲他人此是兄負却劉使君倚托之重實爲不義其罪二也兄武藝超羣更兼深通經史不思期共使君匡扶漢室拯救生靈徒欲赴湯蹈火以成匹夫之勇上負祖宗下辱其主安得爲義其罪三也兄有此三罪弟不得不告之公沉吟曰汝說我有三罪欲我何如遼曰今四面皆曹

公之兵兄若不降必用一死不若且降曹公郝打聽使君音信如知何處郝往投之一者可以保二夫人二者以全其義三者以保其身有此三便兄宜詳之公曰兄言三善吾有三事若丞相能從我即當卸甲如其不允吾寧受三罪而死遼曰丞相寬洪大量何所不容願開三事公曰二者吾與劉皇叔同設誓時共扶漢室吾今只降漢帝不降曹公此有殺袁二嫂嫂處請給皇叔俸祿養贍一應上下人等皆不許到門三者但知劉皇叔去向不管千里萬里便當辭去三者缺一斷然不肯降望文遠賢弟急急回報張遼遂仰上馬來見曹操先說降漢不降

曹之事操笑曰吾爲漢之元勳漢即吾也此可從之遼又言二夫人欲請皇叔俸給并上下人等不許到門操曰吾于皇叔俸內加倍與之其餘是家法何必疑焉遼又曰但知玄德信息雖遠必去尋之操搖首曰此事郝難從之吾養關公何用遼曰豈不聞豫讓衆人國士之論乎劉玄德待雲長不過恩厚耳丞相更施厚恩以結其心何憂雲長之不住也操曰文遠之言當也吾願從此三事張遼再往山上回報雲長雲長曰雖然如此暫請丞相退軍容我入城見嫂嫂告之即便來降張遼再回見曹操說了操傳令教城裏外盡退三十里荀彧曰不可恐關公有變操曰吾

知雲長忠義之士也必不失信遂引軍退閻公引敗兵入
（老精知）
下邳見人民安妥不動竟到府中來見二嫂嫂甘糜二夫
人聽的閻公到來急出迎之公乃痛哭拜于堦下二夫人
曰皇叔今在何處公曰不知去向二夫人曰二叔因何痛
哭如此公曰閻某出城死戰被困于土山兵微將寡張遼
來招安某以此事說知曹操允從放某入城不曾得嫂嫂
言語未敢擅便某思兄顏見嫂嫂故垂血淚甘夫人曰昨
日曹將軍入城我等皆以爲死誰想毫髮不動一軍不敢
入門叔叔既已領諾何必問乎只恐久後曹丞相不容去
尋皇叔公曰嫂嫂放心閻某在必當見主丞相出語爲念

若有反悔誰人服焉甘糜二夫人言曰叔叔自家裁處此
事不必問俺女流閻公辭而退遂引數十騎來降操操使
將帥遠接謀士來迎操自出轅門相接閻公下馬入拜曹
操操乃答禮公曰敗兵之將深荷丞相不殺之恩安敢受
（老好大是奏趙）
答拜之禮操曰吾素知雲長忠義之士安肯加害操乃漢
相公乃漢臣雖名爵不等敬公之德耳閻公曰文遠代稟
（對面說過停當停當）
三事望丞相仁慈操曰某出語欲感四海取信于天下安
肯自廢閻公曰吾主若在閻某雖赴諸水火必往尋之此
時恐不及辭伏乞憐憫操曰玄德若在必從公去但恐亂
軍中無矣公且寬心尚容緩聽雲長拜謝操作宴待閻公

次日班師還許昌量撥馬軍先起雲長收拾車仗請二嫂
嫂上車親自引軍護送而行曹操使人供送用物飲食已
到許昌軍馬各還營寨操撥一府另與雲長居住雲長分
一宅爲兩院內門撥老軍十人以守之關公自居外宅操
引關公朝漢獻帝帝命操加官操命關公爲偏將軍公謝
恩歸宅操次日設大宴會衆謀臣武士以客禮待關公延
之于上坐比及送回已備綾錦百匹金銀器皿俱全關公
都送與二嫂嫂關公自到許昌操待之甚厚小宴三日大
宴五日上馬一提金下馬一提銀及美女十人以侍之雲
長不能推托將所賜美女盡送入內門令扶侍二嫂嫂金
銀皮匹收受抄寫明白歸庫關公三日一次于內門外躬
身施禮動問二嫂嫂安樂否二夫人回問皇叔之事異叔
叔自便關公方敢退回操知此事愈加重待關公未嘗暮
一日操見雲長所穿綠錦戰袍覺已舊操度其身品取異
錦做戰袍一領賜之雲長受之穿于衣底上用舊袍罩之
操笑曰雲長何故如此之儉乎公曰某非儉也操曰吾爲
漢相豈無一錦袍與雲長何以舊袍蔽之不亦儉乎公曰
舊袍乃劉皇叔所賜常穿衣上如見兄面豈敢以丞相之
新賜而忘兄長之舊賜乎故穿于上操嘆曰眞義士也然
操口稱其義心中不悅雲長回府次日忽報內院二夫人

哭倒地上不知爲何請將軍速入雲長乃整衣跪于內門外拜請二嫂嫂甘糜哭出請雲長起來畢竟如何

雲長策馬刺顏良

公曰二嫂爲何悲泣甘夫人曰我夜夢皇叔身陷于土坑之內覺與糜氏論之想在九泉之下矣關公曰夢寐之事不可憑信此是嫂嫂心想之故也請勿憂愁公乃再三寬釋正値曹操相請關公赴宴公辭二嫂來見操操見公有泪容乃問其故公曰二嫂思兄日久痛哭不由某心不悲也操笑而寬解之頻以酒勸公飲甚醉自綽其髯而言曰（聖人聖人）生不能報國家而背其兄徒爲人也操問曰雲長髯有數乎公曰約數百根每秋月約退三五根冬月多以皂紗裹之恐其斷也如接見賓客則旋解之操以紗錦二段作囊（好粧點）賜關公包髯次日早朝見帝帝見關公一紗錦囊垂于胸次帝問之關某奏曰臣髯頗長丞相賜囊貯之帝令當殿披拂過于其腹帝曰眞美髯公也因此朝廷呼爲美髯公（須有此遇乎妬之妬之）也操見關公但得所賜未嘗歡喜忽一日操請公宴臨散送公出府見公馬瘦操曰公馬因何瘦公曰賤軀頗重馬不能乘因此常瘦操令左右備一匹馬來須臾使關西漢牽至身如火炭眼似鑾鈴操指曰公識此馬否（好粧點）公曰莫非呂布所騎赤兎馬乎操曰然吾未嘗敢騎非公不能乘連

鞍奉之開公拜謝操怒曰吾累賜美女金帛公未嘗下拜
今吾賜馬喜而再拜何賤人而貴畜耶關公曰吾知此馬
日行千里今幸得之若知兄長下落可一日而見面也操
愕然而悔關公辭而去靜軒先生有詩歎曰
威傾三國著英豪二宅分居義氣高奸相枉將虛禮待
豈知關羽不降曹
操喚張遼曰吾待雲長不薄常自懷去心何也遼曰容某
探其情專待回報張遼次日往見關公因共話間遼曰我
薦兄在丞相處不曾落後乎公曰感激丞相待我甚厚只
是吾身在此心在兄處遼曰兄言差矣凡大丈夫處世不
分輕重非丈夫也吾思玄德待兄未必過于丞相兄何故
只懷去念公曰吾足知曹公待我甚厚奈吾受劉將軍厚
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此必立效以報曹公然
後方退遼曰倘玄德棄世公何所歸乎公曰願從于地下
耳遼知公終不可留乃告退白思曰若以實告曹公恐傷
雲長性命若不實告又恐非事君之道喟然嘆曰曹公君
父也雲長兄弟也以兄弟之情而瞞君父此不忠也寧居
不義不可不忠遂入實告曹操曰雲長欲與劉備生死同
處必不留也操歎曰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之義士也此
人何時可去遼曰彼言必欲立功以報丞相方去操又曰

仁者之人也荀彧曰若不教雲長立功未必便去操曰然不言雲長事却說玄德在袁紹處旦夕煩惱紹曰玄德何故常有憂也玄德曰二弟不知音耗妻小陷于曹賊上不能報國下不能保家安得不憂也紹曰吾欲進兵赴許都久矣方今春煖正好興兵便商議破曹之策田豐諫曰曹操既破徐州則許都非空虛也操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揀其精銳分爲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于奔命民不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于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曰且待我思之紹問玄德曰田豐勸我固守何如玄德曰弄筆書生不樂征伐坐度朝夕以受俸祿使將軍失其大義于天下也紹曰玄德言者甚善遂只顧點兵田豐又入强諫紹怒曰汝等弄文輕武使我失其大義田豐頓首曰若不聽臣良言出師不利也紹大怒欲斬之玄德力勸乃囚于獄中紹移檄州郡數操罪惡各請相助沮授見田豐下獄乃會其宗族盡散家財與之言曰吾隨軍而去勢存則威無不加勢亡則一身不保也哀哉衆皆下沮送之紹遣大將顏良作先鋒進攻白馬白馬漢縣名屬東郡今在大名府城南沮受諫曰

顏良性促狹雖驍勇不可獨任紹曰吾之上將非汝等可
料也大軍進行奔黎陽東郡太守劉延慌告急許昌曹操
急收拾起行關公知白馬告急欲自往遂入相府見曹公
曰聞丞相兵動某願為前部立功以報之操曰未敢煩將
軍遠勞早晚却來相取也關公自退操引兵十五萬分三
隊而行于是劉延連絡不絕告急操先提五萬軍親臨白
馬靠土山札住遥望山前平川曠野之地顏良前部精兵
十萬排成陣勢操見駭然未敢交戰紹首將上馬操回顧
與呂布舊將宋憲曰吾聞汝乃呂布之猛將何不戰顏良
宋憲欣然領諾綽鎗上馬直出陣前顏良橫刀立馬貌若

雄宋憲立于門旗下宋憲逕來取良良大喝一聲縱馬來迎
戰三合手起刀落斬宋憲于陣前曹操大驚曰真勇將也
魏續曰殺吾同伴願去報仇操許之續上馬持矛逕出陣
前大罵顏良吾今殺汝良更不打話交馬一合照頭一刀
劈魏續于馬下操曰誰敢當之徐晃願出操令急迎之徐
晃出馬與顏良戰二十合敗歸本陣諸將慄然曹操收軍
良亦引軍退去操見連折二將心中憂悶程昱曰吾舉一
人可敵顏良操問是誰昱曰非關公不可操曰吾恐他立
了功便去昱曰丞相又愛之又疑之何不取來兩强相併
如勝則重用敗則決疑操曰善遂差人去請關公公聞知

來請大喜遂辭二嫂二嫂曰叔今此去可打聽皇叔消息公曰吾專爲此事急急要去公上赤兎馬手執青龍刀引從者數人直至白馬來見曹操操請公坐定叙說顏良勇誅二將連日諸將敗者極多勇不可當特請雲長商議公曰容某觀其動靜操置酒相待忽報顏良搦戰操引関公上土山觀之操與関公坐諸將環立曹操指山下顏良排的陣勢四方八面旗幟鮮明鎗刀森布嚴整有威乃與関公曰河北人馬如此雄壯哉公答曰以吾觀之如土鷄瓦犬耳操又指曰衆將布列旌旗節鉞人如猛虎馬似毒龍（賣弄赤○所以彈壓老奸也）其勢壯哉公答曰猶金弓玉矢耳操又指曰麾蓋之下持刀立馬者乃顏良也関公舉目看之見其人繡袍金甲相貌威嚴関公謂操曰吾觀顏良如插標賣首耳操曰非可（関先生言話亦甚風流）輕視関公起身曰某雖不才願去萬軍中取首級來獻丞相張遼曰軍中無戲言雲長不可忽也関公曰快牽赤兎馬來奮然上馬倒提青龍刀跑下土山來將盔取下放于鞍前鳳目圓睜蚕眉直竪來到陣前河北軍見了如波開浪裂分作兩邊放開一條大路飛奔前來顏良正在麾蓋下見關公到來却欲問之馬已至近雲長手起一刀斬顏良于馬下中軍衆將心膽皆碎拋旗棄鼓而走雲長忽地（天人也神人也）下馬割了顏良頭拴于馬項之下飛身上馬提刀出陣如

入無人之境河北名將未嘗見此神威誰敢近前良兵自亂曹軍一擊死者不可勝數馬匹器械搶到極多關公縱馬上山衆將盡皆稱賀公獻首級于操前操曰將軍神威也關公曰某何足道哉吾弟燕人張翼德于百萬軍中取上將之頭如探囊取物耳操大驚回顧左右曰今後如遇燕人張翼德不可輕敵令寡于衣袍襟底以記之史官故書刺字者就裏包含多少有刺顏良詩爲証前三首贊關公刺顏良後一首單道關公薦張飛英勇詩曰

望蓋揮鞭騎若風將軍飛入萬軍中馬奔赤兎翻紅霧刀偃青龍起白雲虎豹墮牙山島靜鳳凰墜羽樹林空

好、推、點

歷觀史記英雄將誰似當年白馬功

白馬當年事困危將軍立効幹功時斬頭出陣來無阻策馬提刀去莫追壯志威風千古在英雄氣槩萬夫奇堂堂廟貌人瞻仰忠勇惟君更有誰

此亦後人想當然耳未必未必

十萬雄兵莫敢當單刀匹馬刺顏良只因玄德臨行語致使英雄束手亡

來往軍中膽氣高平欺許褚勝張遼又誇翼德真英勇致使當陽喝斷橋

顏良敗軍奔回半路迎接見紹報說被赤面皮使大刀一勇將匹馬入陣斬顏良而去因此大敗紹驚問曰此人是

誰帳前沮受曰此必是劉玄德之弟関雲長也紹大怒曰汝兄弟斬吾愛將汝必通謀也留爾何用喚刀斧手推出玄德斬之未知性命如何

摠評

雲長處事詳慎周密不以倉皇而苟且也所以老瞞雖奸如神鬼無所用之正氣自能勝邪氣也吾輩永以爲師程可也

今見関廟對聯極多雅俗不等反不如用馬奔赤兎翻紅霧刀偃青龍起白雲一聯爲妥也余舊有題關廟桃花一聯云屋角桃花留漢色簾前燭影照忠魂不知有當忠義否也

雲長推遜翼德一以奪老瞞之魄一以壯玄德之威一以破諸人之膽一以固自己之藩眞聖智也何可及哉

第二十六回

雲長延津誅文醜

袁紹欲斬玄德玄德面不改容言曰明公只聽一面之詞（詞、色、辭、容、大、英、雄、也）而絕向日之情耶且劉備自徐州失散老小皆棄未知雲長在否天下有多少同姓同貌者豈特赤面使刀者即關某也明公何不詳之袁紹是箇沒主張的人聞玄德之言責沮授曰誤聽汝言險殺愛弟遂請劉玄德上帳坐却議報顏良之讐帳下一人應聲而進曰顏良是吾兄弟也既被曹賊所殺吾安得不雪其恨乎玄德看了其人身長八尺面如獬豸山後人也姓文名醜乃河北名將袁紹大喜

曰非汝不能報顏良之讐也吾亦與你十萬大軍便起直渡黃河追殺操賊沮授曰行兵之要勝負變化不可不詳今宜留屯延津（延津在大名府滑縣境）分兵官渡若其克獲還迎不晚今輕舉渡河設有其難衆皆不可還矣紹怒曰皆是汝等遲緩軍心遷延日月有妨大事豈不聞兵貴神速乎沮授出歎曰上盈其志不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托疾不出議事玄德曰今劉備久蒙大恩無可報效欲助文將軍同行一者報明公之德二者就探雲長的實紹喜喚文醜與玄德同領前部文醜曰劉玄德累敗之將于軍不利文醜乞自去不用玄德去紹曰吾欲見玄德才能汝可同去文醜曰既主公要此人去時某分三萬軍教他爲後部如其無功可自治罪玄德曰分兵最好文醜自領七萬軍先行玄德引三萬隨後便起且說曹操爲雲長斬了顏良（漢壽亭原是地名此皆附會之言不足憑信）倍加欽敬表奏朝廷封雲長爲壽亭侯鑄印送關公印文曰壽亭侯印使張遼賫去關公看了推辭不受遼曰據公之功封侯何多公曰功微不堪領此名爵再三推却遼賫印回見曹操說雲長推辭不受操曰曾看印否遼曰雲長看見印來操曰吾失計較也遂教銷印別鑄印文六字（也會粗點作者原是妙手）漢壽亭侯之印再使張遼送去公視之笑曰丞相知吾意也遂拜受之忽聞人報袁紹又使大將文醜渡黃河已據

延津之上操先使人移徙居民于西河操自領兵迎之三軍皆起軍馬在前糧草在後操傳下將令教糧草車仗盡行前去以後軍作為前部先鋒護守糧草以前部先鋒却居于後呂虔曰糧草在前而兵在後何意也操曰糧草在後多被摽掠吾故令在前也虔曰倘遇敵軍守糧者又不敢戰必誤大事操曰吾料敵軍到時却又理會虔心疑未決操令糧食輜重沿河墜至延津操在後軍聽得前軍發喊急教人看時人報河北大將文醜兵至我軍皆棄糧草俱被趕散後軍又逮將如之何衆人商議要退守白馬操教退軍河北又斷其路軍皆散亂操以鞭指南阜可避之人馬急奔土阜操令人馬皆解衣卸甲少歇盡放其馬文醜軍掩至衆將曰賊至柰何可急收馬匹退回白馬一人急止之曰此正可以餌敵何退之耶操視之乃荀攸也操老奸到底通得急以目視荀攸而笑攸知其意而不復言文醜軍既得車仗又來搶馬軍士不依隊伍自相離亂曹操却令軍將一齊下土阜來擊之文醜軍大亂原來過此只顧取物無心厮殺曹操人馬圍裹將來文醜挺身獨戰軍士自相踐踏文醜止遏不住操在土阜上指曰文醜在河北為名將誰可擒之二將飛馬出去操視之乃張遼徐晃也二將追趕至近大叫文醜休走文醜回頭見二將趕上遂

按住鉄鎗拈弓搭箭正射張遼徐晃大叫賊將休放箭張遼低頭急躲一箭射中頭盔將纓纏射去遼奮怒再趕坐下馬又被文醜一箭射中面頰戰馬跪倒前蹄張遼落地文醜策馬前來徐晃急輪大斧截住廝殺二將戰三十合張遼去遠徐晃見文醜後面軍馬齊到晃撥回馬走文醜沿河趕來忽見十餘騎馬旗號翻翻一將當頭提刀出馬而來乃漢壽亭侯關雲長也大喝一聲賊將休走與文醜交馬戰二合文醜心怯撥回馬遶河而走關公馬是千里龍駒早趕上文醜腦後一刀將文醜斬下馬來後有詩贊關公誅文醜詩曰

誓把功勳建須將恩義酬奮身誅虎豹用命統貔貅白馬顏良死延津文醜休英雄誰可似不負壽亭侯

曹操在土阜上見關公刀砍了文醜大驅四下人馬掩殺河北軍落水復奪輜重馬匹雲長引數騎耀武揚威東衝西突正殺之間劉玄德領三萬軍隨後到前面哨馬探知報與玄德云今番又是紅面長髯的斬了文醜玄德慌忙驟馬來看隔河看見一簇人馬往來如飛衆皆言曰此正是也玄德暗謝天地曰原來我兄弟果然在曹操處欲去相見被曹兵大勢擁來只得收敗兵回去袁紹接應至官渡下

定寨柵有郭圖審配入見袁紹說今番文醜又是關某殺了劉玄德佯推不知袁紹大怒罵曰大耳賊焉敢如此人報玄德至紹令推出斬之玄德曰某有何罪紹曰你故使關公又壞吾一員大將玄德曰容伸一言而死今曹操素懼劉備備雖潰散必有復讐之日今知備在明公之處恐其協力攻曹特使關某誅殺二將公知必怒不肯助兵此是借公之手而殺劉備也斷絕讐人願明公思之袁紹曰玄德之言是也汝等使我受害賢之惡名耳喝退左右請玄德上帳而坐玄德謝曰荷明公寬大之恩無可補報欲令一心腹人持一密書去見雲長使知劉備消息必星夜

玄德更長于言語大英雄大英雄

來到輔佐明公共誅曹操以報顏良文醜之讐若何袁紹大喜曰吾得雲長勝顏良文醜復生也商議修書未有人去紹令退軍于武陽結營連絡數十里按兵不動操令夏侯惇總兵守官渡隘口操班師回許都大宴衆官賀雲長之功席上曹操與呂虔曰昔日吾以糧草在前者乃餌敵之計也惟荀公達知吾心耳衆皆服其論正飲宴間忽有人報汝南有黃巾劉辟龔都甚是猖獗曹洪累戰不利乞撥勇將精兵救之雲長聞言乃進前曰關某願施犬馬之勞共破汝南賊寇操曰雲長建立大功未曾重賞何故又欲征進公答曰關某久閑必生疾病願再一行曹操壯之

比時袁紹亦心熱雲長欣欲得之矣

豪傑之語

黠軍五萬。使于禁樂進爲副將。次日便行。荀彧曰。雲長急欲報曹正是急有歸劉之心。倘知消息必去。不可令頻出軍。操曰。今次收功。吾再不教臨敵矣。雲長領兵往汝南進發。敵軍相迎。札住營寨。當夜營外。拏了兩箇細作人來。雲長視之。內中認的一人。只因此處起。直教兄弟再得聚會。畢竟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閑雲長封金掛印

雲長于燈下看時。認的一人。乃孫乾也。關公叱退左右。問乾曰。公自潰散之後。一向踪跡不聞。玄德兄在何處。乾曰某自逃難飄泊汝南。幸得劉辟收留。近聞玄德公在袁紹處。欲往投之。未得其便。今劉辟龔都皆來歸順。耶袁紹破曹。故攻掠太急。今天幸得將軍到此。劉龔特令小軍引路。故敎某爲細作。來報將軍。來日必然虛敗一陣。特報將軍。早引二夫人與玄德相見。却來汝南。又作遠圖。彼劉龔之順玄德實有望于將軍也。公曰。既兄在袁紹處。吾必星夜而往。但恨吾斬紹二將。恐今事變矣。乾曰。某亦先往探其虛實再來報將軍。公曰。吾見兄長一面。雖萬死不辭。今回許昌。便辭曹公矣。當夜送乾去了。于禁樂進亦不敢問。次日關公兵出襲都披掛出陣。關公曰。汝等何故背反朝廷。都曰。汝乃背主之人。何敢責人也。關公曰。我何背主。都曰。劉

玄德在表本初處汝却從曹操何也關公曰亂道拍馬舞
刀向前襲都便走關公趕上都回身告關公曰故主之恩
不可忘也汝當速至吾讓汝南關公會其意招軍掩殺劉
襲佯輸詐敗四散去了雲長奪得州縣安民已定班師回
許昌曹操自出郭迎接賞勞軍士宴罷雲長便回家參拜
二嫂于門外甘夫人曰叔叔兩番出軍可知皇叔音信否
公答曰未也關公退二夫人于簾內痛哭甚切糜夫人曰
想皇叔休矣二叔恐我姊妹煩惱故隱而不言正哭之間
有一箇隨行軍士聽得哭聲（好雅照）不絕于門外曰夫人休哭主
人見在河北袁紹處夫人曰汝何知之軍曰跟關將軍出
征有人在陣上說來夫人急召雲長責其曰皇叔未嘗負
汝你今受曹恩養忘舊日之義不以其實情告我使我姊
妹憂愁身死叔要自享榮華就借寶劍斬我姊妹之首以
絕汝之疑碍叔無相瞞也雲長頓首流泪告曰兄今委實
在河北未敢教嫂嫂知者恐內走泄也事須緩圖不可以
速甘夫人曰叔宜上緊公退尋思去計坐立不安原來千
禁已知劉備在于河北操令張遼來探關公意關公正悶
中張遼入賀曰聞兄在陣上知玄德音信特來賀喜關公
曰故主未見何喜之有張遼曰公看春秋管鮑之義可得
聞乎關公曰管仲嘗言吾三戰三退鮑叔不以我爲懦知

我有老母也吾嘗三仕三見逐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遇時也吾嘗與鮑叔賈分利多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此則是管鮑相知之交也遼曰兄與劉玄德相交何如公曰吾與玄德公結死生之交生則同死非管鮑之可比也遼曰吾與兄交何如關公曰吾與你雖近相交若遇吉凶則相救逢患難則相扶有不可救則止豈比吾玄德生死之交也遼曰玄德向日在小沛失利緣何公不死戰以保之公曰吾此時未知是實若玄德死吾豈獨生乎遼曰今玄德在河非兄往從之否關公曰昔日之言安肯負之文遂領達其意然後稟丞相後人有詩曰

月缺不改光劒折不改鋼月缺晦易滿劒折復鑄良勢利壓山岳難屈志士膓男兒有死節可殺不可辱

張遼將關公之言盡白曹操操曰吾自有計留之却說關公正尋思之間忽報有故人相訪及至請入關公不識問之曰公何人也答曰某乃袁紹手下南陽陳震也關公大驚急退左右問之曰先生此來必有所爲震出書一緘遞與關公關公舉目視之乃玄德書也書云

備嘗謂古之人恐獨身不能行其道故結天下之士以

友輔仁。得其友則損。備與足下。自桃園共結刎頸之交。雖不同生。誓以同死。今何中道割恩。斷義君必欲取功名。圖富貴。願獻備首級。以成全功。書不盡言。死待來命。

(好狠書)

關公看書畢。大哭。言曰。其非不欲尋兄。柰不知所也。吾安肯事曹公而圖富貴乎。震曰。玄德望公。洎不曾乾。公既伏(聖人)義。何不速歸之。關公曰。人生于天地之間。無始終者。非君子也。吾當日皆對曹公言及此事。公已從之。吾已立功三(聖人聖人)件。報其恩。吾來時明白去不可不明白也。吾作書煩公先達知兄長。辭了曹公。奉嫂嫂回見也。震曰。倘曹公不放將軍。當何如哉。公曰。吾寧死豈肯久留于此乎。震曰。公速作回書。免致玄德之望。關公寫書。答云。

羽切聞。義不負心。忠不顧死。是大丈夫之志也。羽自幼讀書。麁知禮義。至于觀羊角哀左伯桃之事。論張元伯范巨卿之約。未嘗不三嘆而流涕也。昔羽守下邳。內無(真清宛話)積粟。外無援兵。欲盡死節。柰有二嫂之重。未敢斷首捐軀。死于溝壑也。近自汝南。方知信息。須當面辭曹公。奉送二嫂歸也。昔日降漢之時。已曾預言。今已有徵功之報。不容不從也。忽得兄書。視之如夢。羽但懷異心。天地可表。披肝瀝膽。筆楮難窮。瞻拜有期。伏惟照鑒。

陳震得書自回。關公乃入相府。拜辭曹操。操知來意。乃懸
廻避牌于門。關公快快而回。收拾一輛小車。選舊跟隨公
者二十人。早晚伺候。其夫人嗔關公問曰。叔叔近日行藏
若何。公曰。只在早晚辭了丞相。便請嫂嫂上車。堂中所有
原賜之物。盡皆留下。寸絲亦不可帶。夫人曰。叔宜上
緊。勿得遲滯。關公又往相府辭門。首又掛廻避牌。關公往
數次。皆不放參。關公往張遼家相探。欲言其事。遼托疾不
出。關公思之曰。此是曹丞相不容我去之意也。大丈夫既
欲去而不動。非丈夫也。即寫辭書一封。辭曹丞相。書曰。
漢壽亭侯關羽。特沐再拜。奉書漢大丞相曹麾下。羽聞
有天而有地。有父而有子。有君而有臣。天氣應乎陽。地
氣應乎陰。萬物若順時。方可養群生而成三綱五常之
義也。羽生于漢朝。少事劉皇叔。誓同生死。前者下邳失
據。許降丞相。所請三事。已領恩諾。羽所以歸焉。投擿過
望。實難克當。今探知故主劉皇叔。見在袁紹軍中。身爲
寄客。使羽旦夕不安。三思丞相之恩。深如滄海。返念故
主之義。重若丘山。去之不易。住之實難。事有先後。當還
故主。尚有餘恩未報。候他日以死答之。乃羽之志也。謹
書告辭。幸希鈞鑒。建安五年。秋七月。關羽狀上。
關公遂將累次所受金銀。一一封記。懸壽亭侯印于庫中。

平明請二夫人上車。男女二十人扶事。另遣人于相府下書關公上赤兎馬。手提青龍刀。護送車仗逕出北門。非門吏當之。關公怒目橫刀大喝一聲。門吏皆避退去。關公既出門。喝從者曰。汝等護送車仗先行。但有追趕者。吾自當之。勿驚動嫂嫂。從者推輪送車。望官道進發。去說曹操正論關公事未定。左右報關公呈書操接看畢。大驚曰。雲長去矣。非門守將飛報關公奪門而去。車仗鞍馬二十餘人皆望北行。又家中人來報說。關公盡封所賜金銀等物。美女十人另居內室。其壽亭侯印。乃懸于庫內。原撥扶侍人皆不帶去。只與原跟從二十人。小車一輛隨身行李。平明時去了。衆皆愕然。一將挺身出曰。某願將半萬鐵騎去當生擒關某。獻與丞相。衆將視之。乃猿臂將軍蔡陽也。蔡陽要趕關公。還是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關某久鬧必生疫病。此聖人之言也。人生陽世。電光石火耳。能幾何時。尚使之鬧乎。可發皓歎也。只去就分明。如日月中天。非聖人。何以有此。其名垂千古也。豈偉也哉。吾師也。吾師也。

關雲長千里獨行

曹操部下諸將中只有蔡陽不服關公常有讒譖之意故
要去趕操曰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之義士也來夫明白
乃天下之丈夫也汝等皆可效之後史官覽關公傳而言
曰兩盡其忠世稱義勇遂賦詩曰

刺良恩已報曹公辭魏歸劉兩盡忠威鎮許都謀涉遠
當時義勇有誰同

曹操叱退蔡陽不肯教趕程昱曰關某不辭丞相不奉鈞
旨何如操曰使歸故主以全其義程昱曰丞相能捨之諸

將皆不平也操曰何爲不平昱曰關某有三罪以致衆怒且關其忠昔日在下邳事急來降丞相拜爲偏將軍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馬金下馬銀雖建微功即拜壽亭侯之職恩榮極矣二且棄丞相而去不能盡忠其罪一也不得丞相之命飄然便行欲殺門吏不遵國法其罪二也知故主之徵恩忘丞相之大德亂言片楮冒瀆鈞威其罪三也今關某若歸袁紹是縱虎傷人也不若遣蔡陽趕上訐之絕此後患操曰不然吾昔日曾許之今日故捨之若追而殺之天下人皆言我失信彼各爲其主勿追也遂喝退後史官裴松之評曰

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義不遣追以成其義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于此乎斯實曹氏之休美

宋賢有詩曰

功成自合歸玄德解印封金離許都不羨金銀光照室惟思恩義走長途人言後傑千年少我道將軍萬古無不是追兵無鐵騎曹公尤重去時書

三國初爭勢未分獨行謀策最機深不追關將令歸主便有中原霸業心

程昱曰雲長不辭而去終是缺禮操曰彼曾到相府一次被吾避之吾所賜金皆留還我此雲長乃千金不可易

其志真仗義疎財大丈夫也此等之人吾深敬之程昱曰
久後爲禍丞相休縱操曰雲長非負義之人也彼各爲主
豈容人情耶想雲長此去不遠吾一發結識他做箇大人
情先遣張遼去請住他我與他送行將一盤金銀爲路費
一領紅錦袍作秋衣教他時時想我程昱曰雲長必不回
來操曰吾引數十騎去使張遼單騎先去請却說雲長
所騎赤兎馬日行千里本是趕不上須要相傷車仗而行
不敢縱馬按住絲韁緩緩而行背後有人叫雲長且慢行
關公自思想呼我字者必不是害我之人也叫車仗從人
只管大路隨行吾自暗會回頭視之見張遼拍馬而至關

公勒住赤兎馬按定青龍刀曰文遠莫非來擒我乎遼曰
吾身無片甲手無軍器何必生疑丞相知兄遠行特來相
送並無傷害之心關公曰丞相此來必有他意遼曰丞相
已言彼各爲主勿追也容兄自去以全其義爲不曾相送
自輕身而來也特令小弟先來請住兄長關公曰便是丞
相鉄騎來吾願單騎決一死戰關公回數十步立馬于霸
陵橋上望之霸陵橋在陝西西見操引數騎飛奔前來背
後皆是許褚徐晃于禁李典之輩操見關公橫刀立馬于
橋上令諸將勒住馬匹左右擺開關公見衆手中皆無軍
器因此放心操曰雲長何故行之太速耶關公馬上欠身

施禮關某日前曾稟丞相今故主在袁紹處不由羽不是
夜去也累次造府不得參見故拜書告辭封金解印納還
丞相望丞相不忘昔日之言也操曰吾以取信于天下安
肯有負前言恐將軍于路缺欠盤費特具路費相送二將
馬上托過黃金一盤關公曰累蒙恩賜尚有餘資留此黃
金以賞戰士關某途中不勞恩賜操曰特以少酬大功萬
一耳關公曰某久感丞相大恩微勞不足補報異日萍水
相逢別當酬之操笑而答曰雲長忠義之士恨吾福薄不
得相從錦袍一領畧表寸心今一將下馬雙手捧袍遞來
雲長恐操有變不下馬來吊青龍刀尖挑起錦袍披于身
上勒馬回頭稱謝曰蒙丞相賜袍遂下橋望北而去許褚
曰此人無禮太甚可以擒之操曰彼一人一騎吾二十餘
人安得不疑乎吾言既出不可追之曹操自引衆將回城
于路嗟嘆曰汝等衆將可當效雲長以成萬世之清名也
後有詩曰

將軍降漢不降曹千里尋兄豈憚勞送別許都城外路
刀尖曾挑錦征袍

關公來趕車仗約行二十里不見雲長慌走下馬四下尋
之忽見山頭一人高叫雲長且住關公舉目視之見一人
約年二十有餘黃巾錦衣持鎗跨馬引百餘步卒下山關

公問曰汝何人也少年棄鎗下馬拜伏于地雲長恐是詐勒馬停刀問曰壯士願通姓名答曰吾本貫襄陽人也姓廖名化字元儉因漢末世亂流落江湖劫掠自已聚衆五百餘人恰纔同伴杜遠下山巡哨誤將兩院夫人劫掠上山吾問從者云是大漢劉皇叔夫人吾即拜于地下問其來意爲說將軍盛德吾欲送下山來杜遠出言不遜被某殺之今獻頭與將軍請罪關公曰二夫人何在化曰恐傷害留在山中關公教急取下山不移時百餘人簇擁車仗前來關公下馬停刀又手于車前問候曰嫂嫂受驚關羽之罪也二夫人曰若非廖將軍保全已被杜遠所辱關公問左右曰廖化怎生救夫人左右曰杜遠劫上山去就要與廖化各分一人爲妻廖化問起根由好生拜敬杜遠不從已被廖化殺之關公聽言遂來拜謝廖化廖化欲以部下人送關公關公辭曰此人終是黃巾賊之類若用爲伴人必笑耻關公辭謝曰感謝厚恩爭奈曾與曹公說誓願千里獨行日後相逢必當重謝廖化拜送金帛雲長不受廖化拜別自引人伴投山峪中去了雲長將曹操贈袍事告與二嫂隨車仗而行漸漸天晚投一孤庄安歇庄主出迎鬚髮皆白問曰來的將軍姓甚名誰關公向前施禮告曰吾乃劉玄德之弟關某也老人曰莫非斬顏良文醜的

關公否公曰便是老人大喜便請入庄關公曰車上有二
夫人老人喚妻女出請其廝二夫人下車上草堂關公又
手立于二夫人之側老人請公坐關公曰尊嫂在上安敢
就坐老人曰公異姓何如此之敬也關公曰某曾共劉玄
德張翼德結義兄弟誓同生死二嫂相從于兵甲之中未
嘗敢缺禮老人曰將軍天下之義士也遂教妻女于草堂
上相待二夫人老人于小齋款待關公問姓名老人
曰吾姓胡名華桓帝朝時爲議郎致仕歸鄉今有小兒胡
班在滎陽太守王植下爲從事將軍必由此處經過就付
書與小兒相會關公求胡華書信遂告以辭曹公之事胡華

感歎不已當夜二夫人宿于正宮公關公秉燭而坐次日天
曉胡華餽送飲饌關公請二嫂上車辭別胡華披甲提刀
上馬投洛陽來前至一關名東嶺關把關將姓孔名秀是
曹操部下將引五百軍兵在嶺上把隘此是三州隘口關
公押車仗上嶺嶺上軍士報知孔秀秀遂乃提劒出關喝
關公下馬與孔秀施禮秀曰將軍何往公
曰已辭丞相特往河北尋兄劉玄德去秀曰河北袁紹正
是曹丞相對頭將軍此去必有來文公曰因行疏速不曾
討得孔秀曰若無來文將軍且在關下待我差人稟過丞
相方可放行關公曰待汝去稟恨了我行程秀曰一日不

稟要住一日。一年不稟要住一年。雲長怒曰。汝何相侮耶。
秀曰。法度所拘。不得不如此。當今亂世。龍爭虎鬬之時。若
無文憑枉說英雄。雲長曰。汝不容我過關。秀曰。汝要過去
留下老小質當。雲長奮怒。舉刀欲殺孔秀。孔秀閉關而去。
未知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關雲長五關斬將

孔秀慌忙退入關去。緊閉上門。鳴鼓聚軍。俱各披掛。手執
軍器。分布左右。孔秀全副衣甲。綽鎗上馬。放開關門大喝
曰。汝敢過麼。雲長約退車仗。縱馬提刀。竟不打話。直取孔
秀。孔秀挺鎗來迎。兩馬相交。只一合。鋼刀起處。孔秀屍橫
馬下。血濺長空。衆軍便走。關公曰。軍士休走。吾殺孔秀。不
得已也。與汝等無干。衆軍拜于馬前。公曰。借汝衆軍之口。
往許都告訴丞相。尚與吾親自餞行。孔秀故相攔截。欲殺
害吾。吾故殺之。先請二夫人車仗出關。望洛陽進發。原來
先有軍士去洛陽報知太守韓福。韓福急聚衆將商議。手
下牙將孟坦曰。既無丞相文憑。即係私行。若不阻當。必有
罪責。韓福曰。關公勇猛。難以迎敵。須良文醜尚且被誅。只
可設計擒之。孟坦曰。先將鹿角攔定關口。待他到時。小將
引兵和他交鋒。太守于高阜處用暗箭射之。埋伏軍士于
左右。若關將墜下馬。即擒之。解赴許都。必得重賞。商議了。

人報關公車仗已到韓福引一千人馬擺列關口這關是平地上剏立晨昏守禦往來奸細公見竪立旗號密布刀鎗見韓福彎弓揷箭立馬揮鞭問來者是何人關公于馬上欠身施禮言曰吾壽亭侯關某耶借過路韓福曰汝有曹丞相來文否關公曰事冗不曾討得韓福曰吾奉丞相鈞命鎮守故都專一盤詰往來奸細若無憑文即係逃竄、關公怒曰東嶺孔秀被吾斬之汝等當吾欲尋死耶韓福曰誰人與我擒之孟坦出馬輪雙刀來取關公關公約退車仗拍馬來迎孟坦戰三合撥回馬便走關公趕來孟坦只指望引誘關公不想他馬名赤兎日行千里走若星飛早已馬尾相交趕上腦後只一刀砍爲兩段關公勒馬回來韓福閃在門首盡力放了一箭正射中關公左臂公口拔箭出血流不住飛馬逕奔韓福衝散衆軍韓福急走不迭關公手起刀落帶頭連肩斬于馬下殺散衆軍保護車仗關公割帛束住箭傷于路恐人暗算不敢久住連夜投沂水關來沂水關今開封府沂水縣是把關將并州人氏姓卞名喜善使流星鎚原是黃巾賊餘黨後投曹操撥來守關早有人報去却說關公殺了韓福卞喜尋思一計就關前有座寺名鎮國寺是漢明帝御前香火院董卓時廢了曹操使韓福重修卞喜就寺中埋伏下刀斧手二百餘人約擊盞爲

號要害雲長下喜離關迎接關公公見下喜慇懃下馬相
見喜曰將軍名震天下誰不敬仰今歸皇叔以全大義雲
長訴斬孔秀韓福之事下喜曰將軍殺的是也其見丞相
代稟裏面關公甚喜同上馬過了沂水關到鎮國寺前下
馬衆僧鳴鐘出迎本寺有僧三十餘人數內長老正是雲
長同鄉法名普淨長老長老已知其意向前來與關公問
訊關公答之淨長老曰將軍離蒲東幾年關公曰近二十
年矣淨曰還認得貧僧否公曰離鄉多年不能相識僧曰
貧僧家與將軍家只隔一條河下喜見爭長老說鄉里故
事只恐走泄此之曰吾欲請將軍赴宴汝僧人何多言也

雲長曰不然鄉人見鄉人安得不敘舊情耶長老請方丈
內待茶雲長曰二嫂在車上可先獻茶長老敘取茶先奉
夫人請關公入方丈長老以手携孛戒刀以目顧盼關公
會其意喚左右將刀近側下喜請關公于法堂筵席關公
見壁衣之後多人容布皆掣劒在手關公曰下君請關其
是好意也是歹意也下喜曰安敢不敬乎關公于壁衣中
窺望見一道刀光斧手關公大喝下喜曰吾以汝爲好人安
敢如此下喜知事泄大叫左右下手數內有膽大者就欲
向前皆被關公砍之下喜下堂遶廊而走關公棄劒執大
刀來趕下喜暗取飛鎚擲打關公關公用刀背隔開鎚趕

將入去一刀劈爲兩段死于廊下關公急來看二嫂早有
軍人遠遠圍住見關公來四下奔走關公皆趕散謝淨長
老曰若非吾師已被此賊之害關公辭淨長老行淨曰貧
僧此處難容收拾衣鉢亦往他處雲遊後會有期將軍保
重普淨去了雲長護送車仗往滎陽進發滎陽太守王植
邽與韓福是兩親家比及雲長來到韓福家先使人通報
了雲長到滎陽王植使人守住關口把關吏問了姓名來
報王植王植喜笑相迎雲長說尋兄之事植曰將軍于路
驅馳夫人車上勞困且請入城館驛中暫歇一宵來日登
途未遲雲長見王植意甚慇懃遂請二嫂入城驛庭中皆
鋪陳了當王植請公赴宴雲長曰尊嫂在上不敢飲酒植
堅請公不出飲饌皆送至館驛關公見于路辛苦請二嫂
正房歇定從者各自安歇飽喂赤兎馬并駕車馬數匹關
公亦解甲少歇邽說王植密喚從事胡班聽令曰關某背
丞相而逃又于路殺太守并守把關監將校死罪不輕此
人武勇難敵汝今晚點一千軍圍住館驛一人一箇火把
先燒館外門四圍放火不問是誰盡皆燒死今夜二更舉
事吾亦自引一千軍接應胡班領了言語便去點軍各人
要火把一束俱要乾柴引燥之物先搬于館驛門首胡班
尋思我不識關雲長模樣如何當往觀之胡班至驛中問

驛吏曰關將軍在何處答曰正所上觀書者是也胡班往觀見關公左手綽髯凭几于燈下看書班見了大驚曰眞天人也語言頗高公問何人胡班入拜曰滎陽太守下從事胡班雲長曰莫非許都城外胡華之子否班曰華乃班之父也公喚從者于行李中取書付班班看畢歎曰險些誤害忠良遂入密告曰王植心懷不仁欲害將軍令四面一千火把約二更放火胡班今去開門將軍急收拾出城雲長大驚慌忙請二嫂上車雲長披掛提刀上馬盡出館驛來果見軍士各執火把聽候急來到城邊只見城門已砍開公催人伴急速出城胡班還去放火關公行不到數

却有天倖

里背後人馬趕來當先王植大叫關某休走關公勒住馬大罵匹夫我與你無讐如何令人放火燒我王植拍馬挺鎗火把照耀逕來奔雲長被關公一刀攔腰砍爲兩段人馬皆散關公不趕自隨車仗催促行程公感胡班不已行至滑州界首有人報與劉延延慌忙引數十騎出郭而迎關公馬上欠身而言曰太守別來無恙延曰今欲何往公曰辭丞相去尋家兄延曰玄德在袁紹處紹乃是丞相讐人如何容公去關公曰昔日曾言定來劉延曰即今黃河渡口關隘夏侯惇部下秦琪據守只恐不容將軍過渡關公告劉延曰太守應付船隻若何延曰船隻雖有不敢應

付公曰我前者誅顏良文醜亦曾與足下解危今日求一隻渡船不與何也延曰只恐夏侯惇將軍知之必見吾罪關公知劉延無用之人遂自催車仗前進到秦琪寨邊秦琪引軍出問來者何人關公曰漢壽亭侯關某是也琪曰今欲何往關公曰欲投河北去尋兄長劉玄德敬來借渡船琪曰丞相明文何在公曰吾不受他節制有甚公文琪曰吾奉夏侯惇將軍將令守把關隘你便插翅也飛不過去關公大怒曰你知吾于路斬截攔者麼琪曰你只殺得無名下將也敢殺我麼關公怒曰汝比顏良文醜若何秦琪大怒撥馬提刀直取關公二馬相交只一合關公青龍刀起秦琪頭落關公曰當吾者已死餘者不必驚走速備船隻送我渡河軍士急舉舟傍岸關公請二嫂上船渡黃河往北進發便是袁紹地面關公所歷關隘五處斬將六員故曰關公五關斬將有詩爲證詩曰

掛印封金辭漢相尋兄遙望遠途還馬騎赤兎行千里
刀偃青龍出五關忠義慨然冲宇宙英雄從此震江山
獨行斬將應無敵今古留題翰墨間

關公馬上自歎曰吾非欲沿途殺人柰事不得已也曹公知之必懷痛恨看承我無恩義之人也嗟嘆不已正行之間忽見一騎自北而來大叫雲長少住關公勒馬視之來

者乃孫乾也關公曰自汝南相別一向消息若何乾曰汝南劉辟龔都遣某往河北結好袁紹請玄德同謀破曹之計不想河北諸將謀士各相妬忌田豐尚囚獄中沮授黜退不用審配郭圖各自奪權袁紹多疑主持不定知雲長欲回必然陷害某與劉皇叔商議先求脫身之計今皇叔已往汝南會合刘辟去三日了怕雲長不知去到袁紹處恐落在彀中故遣某于路迎接來幸于此得見雲長公可就往汝南與皇叔相會雲長教孫乾拜夫人夫人問其動靜孫乾備說袁紹二次欲斬皇叔今幸脫身往汝南去了公宜速行衆皆掩面垂泪雲長依此言不投河北去逕取汝南來正行之間背後塵埃起處一彪人馬趕來當先夏侯惇大叫關公休徒畢竟如何

總評

孟德既親身餞行何無文憑相送也摠之奸人之態變詐不測不必亦責極妙是雲長之言曰吾不受他節制有甚公文磊磊落落眞丈夫哉

五關斬將千里獨行非廿分膽廿分識廿分才決不能爲也惟我雲長先生一人而已千古不能兩也

第二十八回

雲長擂鼓斬蔡陽

邽說雲長同孫乾保二嫂向汝南路行忽然喊背後夏侯
惇趕來約有三百餘騎雲長急令孫乾保車仗一面行遂
勒回馬按住刀而言曰汝來趕吾有失丞相大度夏侯惇
曰丞相又無明文傳報汝于路殺人又斬吾部將特來擒
汝早下馬受縛雲長曰吾未降漢時曾說應有殺伐不須
稟問于路守把將校生事攔截吾皆斬之惇曰吾與秦琪
報讐拍馬挺鎗欲出背後一騎飛到大叫不可與關將交
戰關公亦按轡不動來使懷中取出公文于馬上大叫丞

相憐愛關將軍忠義恐于路關隘攔截故遣某特賫文書
遍行諸處也惇曰關公於路殺把關隘將丞相知否來使
曰未知惇曰活捉將去見丞相等丞相自放他關公大怒
曰吾懼汝非大丈夫也拍馬輪刀直取夏侯惇惇挺鎗出
迎兩馬相交約戰二十合又一飛騎至大叫曰二將軍罷
戰各自分開夏侯惇問曰汝來何故使者曰曹丞相恐于
路阻當關將軍特來告報惇曰丞相知他于路殺把關將
否使臣曰未知也惇曰如此不可放去兩將又戰到十餘
合又一騎到大叫二將軍少歇惇在于陣前便問使臣曰
丞相教擒關某乎使者曰非也丞相三次使人來說誠恐

路上人阻當關將軍故送公文教行惇曰既未知殺人必
用擒下指揮手下軍馬團團圍住休教走脫背後馬軍齊
來雲長並無半分懼怯聲如巨雷來衝陣勢惇挺鎗來迎
陣後一人飛馬而來叫元讓雲長休得爭戰衆皆視之乃
張遼也俱各失驚二人勒住馬張遼近前言曰奉丞相鈞
令因雲長殺了孔秀恐有阻當特差我來教于路關隘任
便放行夏侯惇曰秦琪是蔡陽外甥蔡陽是我舉薦他見
丞相他將秦琪分付在我處你今將他無罪斬之于理恐
有不然遼曰我見蔡將軍自有分解既丞相美度教關雲
長去不可廢丞相寬洪之意惇教軍馬退去後有詩曰

爲愛英雄越古今（正是奸狡人不知也）三番遣使意何深應非孟德施奸狡
正是牢籠天下心

張遼曰雲長今往何處關公曰兄長不在袁紹處吾今往普天下尋之遼曰未知下落且再回見丞相若何關公曰既已告辭安有復去之理文遠回許都借言請罪二人分別張遼與夏侯惇自領軍回去雲長趕上車仗與孫乾說知此事二人並馬而行遇晚隨處投宿行了數日正值大雨滂沱行裝盡濕遥望崗邊一所庄院關公先往借宿庄主出迎關公言來意畢庄主曰某姓郭名常世居于此久聞大名幸得瞻拜遂宰羊置酒相待請二夫人于後堂暫歇郭常與關公孫乾三人于草堂飲酒一邊烘焙行李一面喂養馬匹到黃昏時候見一後生引數人入庄逕奔草堂而來郭常喚曰吾兒來拜將軍關公問之常曰此愚男也關公問何來答曰射獵方回常流泪言曰老夫世本儒流因天下荒亂隱居務農一生止有此子不習儒業惟務遊獵爲樂是家門大不幸也關公曰方今亂世若是棄文就武善熟弓馬亦可以取功名（丈夫語）何不幸也常曰他輩若是肯習武藝亦是幸也此子專務遊蕩無所不爲關公亦歎息良久郭常相陪至更深各人歇去郭常辭出關公與孫乾曰此老如此之賢此子如此之愚乃天意之不齊也孫

乾曰。瞽瞍至頑。而生虞舜。自古有之。二人敘論。片時間。方纔欲就寢。忽聞後院馬嘶人語。關公提劒往視之。見郭常之子。踢倒在地。從者與庄客相打。關公問之。從者曰。此人來盜赤兎馬。撵出欲備鞍。被馬一脚踢倒。叫喚方知其事。我衆人趕起來奪馬。庄客盡來劫奪。因此相打。孫乾勸關公殺之。公責之曰。吾獨行天下。全仗此馬。汝欲盜之。是絕吾去路矣。恰待殺之。郭常奔至告曰。不肖之子。爲此逆事。罪合萬死。奈老妻素愛此子。公若殺之。吾老妻必憂悶死矣。望將軍仁慈寬恕。幸甚。關公平生是仗義之人。思此老人曾實訴告。故釋之而不殺。坐以待旦。平明收拾行李。郭

此時也講些道學甚矣道學之不可不講也一笑一笑

盜馬反勝似講道學也何如何如

常夫婦拜于堂前謝曰。辱子冒瀆虎威。深感將軍哀憐之恩。關公令喚出。吾以善言慰之。郭常曰。辱子四更時分。又引數箇無徒。不知何處去了。乃前生冤業也。關公謝郭常。請二嫂上車。公與孫乾離庄。並馬取山路而行。行不到三十里。前無村房。後無店舍。只見山背後。兩馬引着百餘人來。爲首者頭裹黃巾。身穿戰袍。後面者。乃郭常之子也。欄住去路。爲首者大呼曰。吾乃天公將軍張角部下。大方裴元紹也。來者快留下赤兎馬。放你過去。關公大笑曰。狂猾匹夫。汝從張角爲盜。還知劉關張兄弟三人名字麼。爲首者曰。我只聞赤面長髯者。名關雲長。不識其面。汝何人也。

關公乃停刀解開髮髯令視之其人滾鞍下馬腦揪郭常之子拜獻于馬前關公問姓名告曰裴元紹也自張角死後一向無主嘯聚山林權于此處藏伏今早這廝報道有一客人騎一匹千里馬在我家歇上投宿故教某來强奪此馬不想却是關爺爺可殺此人以正其罪不干小人之事關公曰吾看郭常相敬甚厚不忍殺之就馬前放回其人抱頭鼠竄而去雲長曰汝不識吾何以知名裴元紹曰離此二十餘里新放有一卧牛山山上有一關西人姓周名倉兩臂有千斤之力板肋虬鬚形容甚偉原在黃巾張寶部下爲將張寶死嘯聚山林也多曾與某說將軍盛名恨無門路相見雲長嘆曰山林之中亦有信義之士爲盜耳今後可去邪歸正勿隨此身元紹拜謝恰欲分別遥望見一彪人馬來到元紹曰此必周倉也立馬待之果是周倉周倉見雲長下馬俯伏于道傍雲長教請起言曰壯士何處曾識關某來倉曰舊隨黃巾張寶曾識尊顏恨失身于賊黨不得相隨今日天賜機會得拜于此願將軍不棄收留周倉願爲將軍一小卒早晚執鞭墜鐙死亦甘心雲長曰汝願隨吾汝手下人伴若何周倉曰聽其自然願順者從之隨問一聲皆願歸順雲長遂下馬于車前稟問二嫂甘夫人曰叔叔自離許昌于路獨行至此歷過多少艱

此事何必謀之婦人先生
難未嘗要軍馬相隨前者廖化叔尚卻之今次又容爲盜
此耶
者相從恐惹人議論我女輩淺見叔自斟量雲長日尊嫂
之言是也遂回周倉曰非關基寡情柰二夫人未順汝等
且回山中寧耐吾尋見兄長必來相招也周倉頓首而告
周倉的是有骨頭人
曰倉乃一麄鹵匹夫失身爲盜今遇將軍如重見天日似
此等英雄錯過別無門路也如將軍不容衆隨令盡跟裴
元紹去某步行跟將軍雖萬里不辭也雲長再以此言告
二嫂并夫人曰一二人相隨又且何妨雲長令周倉撥人
伴隨裴元紹元紹曰哥哥跟將軍去弟亦願隨周倉曰汝
若去時人伴皆散汝可權時領料我且跟隨將軍去但有

札住處便來取你裴元紹快快而別周倉跟去雲長別元
紹而行前往汝南進發行了數日將至界口正行之間遥
望相近山城問土居人此何處也土人答曰此名古城數
月前有一將軍姓張名飛引數千騎到此將縣官趕逐住
妙人姓事臉衆千古
他處去了此人在古城中招軍買馬積草屯糧聚了門五
千人四遠無人敢當關公喜曰自徐州失散今已半年誰
想兄弟在此先令孫乾于城中報說教接嫂嫂却說張飛
佛佛
自偪陽山中飄蕩落草待投河北去路經古城過入縣借
糧縣官不肯就殺入去奪了縣印縣官皆逃張飛就此安
身忽見孫乾便問其故乾說劉皇叔離了袁紹處投汝南

劉辟處會合人馬今閑將軍離了許都送二嫂嫂尋覓到此請將軍出郭迎接張飛聽罷也不回言隨即披掛持丈八神矛飛身上馬引一千餘人逕出北門雲長望見翼德到來喜不自勝刀付周倉接了拍馬來迎張飛圓睜環眼倒豎虎鬚聲若雷吼揮矛望雲長便戳雲長大驚慌閃過鎗便叫兄弟如何忘了桃園結義飛喝曰你既無義有何面目來與我相見雲長曰我如何無義飛曰你既順了曹操封爲壽亭侯自享富貴今又來賺我我兩箇併箇你死我活雲長曰你原來也不知我也難說見放着嫂嫂在此你自請問甘糜二夫人聽得揭簾而呼曰翼德叔叔何故

如此飛曰嫂嫂休怪我殺賀義的人請嫂嫂入城甘夫人曰雲長並不知你等下落不得已而降漢不降曹今知你哥哥在袁紹軍中故千里獨行送我到此你休錯見了張飛曰大丈夫在世豈有事二主之禮嫂嫂你休被他瞞過了甘夫人曰在下邳時出于無奈飛曰寧死而不辱你既降曹有何面目相見雲長曰兄弟你休屈了我心孫乾曰特來尋將軍飛喝曰如何你也胡說他那里有好心必是來提我雲長曰我若提你須帶軍馬來飛把手一指兀的不是軍馬來也雲長回顧果見塵埃起處一彪人馬來到三面風吹動曹操軍馬旗號張飛大怒曰尚敢走吾使丈

八矛搠來雲長急止曰兄弟且住你看我斬來將以表我
真心張飛曰你既有真心我這里三通鼓罷要你斬來將
只見曹軍擺開蔡陽橫刀勒馬立于門旗之下猛見雲長
披掛了拍馬前來陣前喝曰來將何人答曰我蔡陽是也
你殺吾外甥秦琪你原來在這裡吾奉丞相鈞命特來捉
你若捉住你我便封壽亭侯叫一聲擂鼓鼓纔舉動雲長
早騰到面前一通鼓未盡雲長舉刀起處蔡陽頭已落地
張飛見了大喜有讚關公詩曰

將軍氣槩與天平匹馬單刀獨自行千里尋兄恩義重
五關斬將鬼神驚鼓聲響處人頭落旗影開時血刃橫
堪笑蔡陽無計策山鷄要與鳳凰爭

又詩曰

千古令人笑蔡陽提刀幾欲戰雲長古城偶遇交鋒處
畫鼓纔擂一命亡

衆軍便走雲長趕上活捉蔡陽執認旗的過來取問消息
其餘潰散拏認旗的軍告說蔡陽知道將軍殺了他外甥
心中忿怒要來河北與將軍交戰報讐曹丞相不肯故差
他汝南攻劉辟不想這裡遇着將軍言畢雲長教去張飛
前告說實事飛問小卒曰雲長在許昌行止若何小卒從
頭至尾說了一遍張飛方纔信實却來車前與二嫂施禮

城中又來報說城南門外又見有十數騎來的甚緊不知是甚人張飛心中疑慮就便領軍轉城來迎畢竟是誰下回便見

劉玄德古城聚義

關公斬了蔡陽敗殘軍自奔回許昌張飛方纔實信忽報城南有數十騎到張飛便轉出城來看時果見十數騎輕弓短箭而來見了張飛滾鞍下馬飛視之乃糜竺糜芳也張飛亦下馬來竺曰自從徐州失散我兄弟二人逃難回鄉使人逺近打聽知雲長降了曹操主公在于河北並不知將軍來此昨者道上遇見一夥客人言說有箇姓張的將軍如此模樣今據古城吾兄弟酌量必是將軍故來尋訪幸得相見飛曰雲長送二嫂今日方到孫乾亦到已知哥哥下落糜竺昆仲大喜同來飛遂迎請二嫂進城衆各解甲請二夫人入衙坐定衆人悲哭拜于階下二夫人傷感不已張飛却纔備問仔細耳夫人說雲長前後歷過之事張飛方哭衆拜雲長飛等各言其事已畢乃殺猪羊賀喜雲長曰兄長未到甚酒食能充肺腑耶孫乾曰北去汝南不逺明日共往迎之當日權且將息次日雲長孫乾二人分付衆人皆在古城等候二人引十數騎從者逕奔汝南來劉辟龔都接着便問皇叔何在劉辟巳皇叔到此處

住了數日爲見軍少再回河北袁紹處商議三日前去了
雲長快快不樂孫乾曰將軍休憂只用這一番驅馳再往
袁紹處走一遭報知皇叔同到古城便了雲長辭了劉辟
龔都回還古城與張飛說知此事張飛欲自往雲長曰有
此一城便是我等安身之處未可輕棄我與孫乾同往取
兄汝可堅守古城飛曰汝鞭他顏良文醜如何去得雲長
曰汝但放心見機而變收拾二十餘騎隨行雲長喚周倉
曰吩咐牛山裴元紹處共有多少人馬倉曰有五百餘人馬
四五十匹雲長曰我等抄近路去取兄長你可去往卧牛
山招此一路人馬于大路上接來勿得有悞周倉欣然上

馬而去雲長孫乾投冀州來尋將至界首孫乾曰將軍只在
此間尋箇去處歇宿其自入境見皇叔報知便求脫身之
計雲長于道左見一座村莊獨往覓宿孤莊上一人出迎
閱將實告之莊主曰其亦姓關名定久聞將軍大名今得
瞻拜如撥雲霧而見青天隨喚二子出拜雲長曰二子何
名答曰長男閼平學讀書次男閼安學武藝閼定遂留雲
長在莊大件盡藏于家孫乾匹馬逕來冀州入見玄德把
上件事說知玄德曰簡雍亦在此間接奔袁紹可暗請來
密處商議簡雍到與孫乾相見共議脫身之術雍曰主公
明日見袁紹可請親往荊州結連劉表共破曹操主公乘

此而去可也。雍亦自有脫身之計。商議已定。次日玄德入見紹。告曰。劉景升鎮守荊襄九郡。兵精糧足。可以結爲唇齒。共破曹操。紹曰。吾嘗遣使結好此人。此人未肯相從。玄德曰。此人是將同宗之兄備往說之。必無阻矣。紹曰。若得劉表。勝劉辟多矣。遂教玄德行。紹又曰。近有人說汝兄弟關雲長。已離曹操。必來尋汝。吾欲殺之。以雪顏良文醜之恨。玄德曰。顏良文醜比之二鹿耳。吾弟雲長乃一虎也。若失二鹿。得一虎。足可以拒曹。何故欲殺之。紹笑曰。吾實愛之。故戲言耳。汝可使人召之。玄德曰。即遣孫乾去召之。紹大喜。玄德出。簡雍曰。劉玄德此去。必不回矣。紹曰。當如之何。雍曰。某願同行。一者同說劉表。二者監住劉備。紹曰。甚妙。却說玄德先教孫乾行。次日來辭袁紹。紹曰。恐汝隻身難成。吾使簡雍相輔同往。玄德與簡雍同辭袁紹。上馬出城。郭圖入見紹曰。劉備前者去說劉表。未見成事。今又與簡雍去。必不回矣。紹曰。汝勿多疑。簡雍自有見識也。郭圖嗟呀而出。玄德簡雍行出界首。孫乾接着。同至關定家。雲長迎門接拜。執手啼哭不止。關定領二子拜于草堂之前。玄德問其姓名。雲長曰。此人與弟同姓。欲令次子跟弟同去。玄德曰。年幾何。關定答曰。次子關平。年一十八歲。玄德曰。既長者有心。令子跟雲長。吾弟又無子。嗣

某願來令嗣與雲長爲嗣若何關定曰若蒙主盟願聽嚴令玄德致謝關平自此以雲長爲父玄德恐袁紹追之急收拾起行關定送了一程雲長教取路往卧牛山來正行之間忽見周倉引數十人帶傷而來雲長引見玄德玄德問其故倉曰自到卧牛山誰想有一將單騎而來與裴元紹交鋒只一合截死裴元紹盡數招降入伙占住山寨周倉到彼招誘人伙止有這幾箇過來餘者懼怕不敢擅離倉親自與他交戰被他連勝數次身中三鎗因此逕來專待主公玄德問曰此人怎生模樣姓甚名誰倉曰極其雄壯不知姓名雲長縱馬挺刀在前玄德在後逕投卧牛山來問倉在山下喊叫那員將全付披掛挺鎗縱馬引衆人下山玄德揮鞭出馬大叫曰來者莫非子龍否那員將見了玄德滾鞍下馬拜伏道傍衆皆一齊下馬迎之乃真定常山人也姓趙名雲字子龍玄德問其所來雲曰自離主公公孫瓚不從直諫以致喪敗放火自焚袁紹節次招雲雲想紹非成立之人棄而逐投非其主後知主公在袁紹處欲來相投又恐袁紹見怪四海飄零無容身之地因從此處過裴元紹下山來奪吾馬匹雲就殺之借此安身今知應昨夜之佳夢也玄德大喜盡訴從前之事玄德曰吾一

見子龍便有留戀不捨之情雖想今日相遇雲曰雲奔四方尋主事之未有眞主今隨皇叔大穌平生難肝腦塗地無少恨矣當日就燒毀山寨率領人衆盡隨玄德前赴古城來張飛糜竺糜芳聞知出郭迎接各相拜訴二夫人出車雲長之德玄德感歎不盡乃殺牛宰馬大作聚義筵會先拜謝天地遍勞諸軍衆皆歡悅文武仍舊相聚又添子龍玄德歡喜無限連飲數日以慶賀兄弟再見之喜後人有詩曰

當時手足似瓜分信陵音稀杳不聞今日君臣重聚義正如龍虎會風雲玄德關張離散後古城天遣再相逢

從來良將隨明主惟有常山趙子龍

古城聚義時有玄德關張趙雲孫乾簡雍糜竺糜芳周倉閑平馬步軍校共四五十人玄德商議欲棄古城去守汝南又值劉辟龔都差人來請玄德遂起軍前赴汝南住札招軍買馬漸自嶢嶸却說袁紹見玄德不回大怒欲起兵伐之郭圖諫曰不可劉備乃驍雄之疾耳曹操乃是勁敵不可不先除也劉表雖兵精糧足不足爲强江東孫伯符威振三江地連六郡謀士有周瑜張昭之輩武將有程普黃蓋之徒積糧有五十七年甲兵有數十萬可使人結好共破曹操南北相攻唾手可得紹從其論即時修書遣陳震

爲使來會孫策合兵破曹操還是如何

總評

出關後文憑方到畢竟是老瞞奸狡也可笑史官無識及謂其不好狡也世上具眼漢子實如龜毛兎角可發浩歎

簡雍眞是大妙人并袁紹如小兒趙雲是眞漢子歸玄德慈毋張飛是一誠無僞聖賢故欲殺無義人如狗彘如虎狼如蛇蝎幸雲長非其人耳不然亦危矣